



游客和崖头村
村民一起唱红歌

“崖上明珠”变身记

□ 文/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霍爱兰

“来，再往左靠一点——对，把那个‘崖头’的牌子拍进去！”“茄子——”咔嚓一声，相机定格了身后石砌窑洞和远处滔滔黄河。五月的阳光洒在崖头村观景台上，游客们排着队等机位，笑声在崖畔此起彼伏。

“以前这地方，叫‘nai头’，土话就是崖边的尽头、没路走的地方。”村民贺元红举着手机支架，正在抖音直播，嗓门清脆，“现在可不兴叫那个了，人家都叫‘丫头’——多好听，温润亲切！”话音未落，直播间里弹幕哗哗往上翻。

“在哪儿？”“求定位！”“这窑洞民宿绝了！”这里是石楼县和合乡崖头村。黄河奇湾往南二十余里，一个挂在黄河东岸高崖上的古村落，全村六平方公里，十二座古院落，三十多孔石砌窑洞，三四十口人——在山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通车之前，它还是石楼县最晚通水通电的村子。

如今，这个“nai头”，成了游客口中的“崖上明珠”。

崖头村的热闹

“五一”假期的崖头村，热闹得不像话。

村口停车场，外地牌照的车塞得满满当当。黄河风情市集沿路排开，红枣、花椒、黄河奇石琳琅满目。文化广场上，威风锣鼓擂得震天响，伞头秧歌扭得正欢，陕北说书艺人拨动三弦，一嗓子吼出去，满场喝彩。

美食街区里，烧烤架上的炭火噼啪作响。返乡青年王云林忙得满头大汗，手里翻飞的肉串滋滋冒油。“这手艺是在淄博学的，调料里加了咱黄河滩枣和山地杂粮，你尝尝，别处吃不到。”

游客端着餐盒，蹲在石碾旁边吃边点头：“香！”

不远处，亲子游乐区里孩子追逐嬉闹；窑洞民宿院里，几个年轻人端着咖啡自拍打卡；观景台上永远有人跟黄河合影。

一个曾经连娶媳妇都难的穷山村，而今游客络绎不绝。

走走停停，村道干净整洁，石砌窑洞修旧如旧。转角处，72岁的胡卯英老人坐在自家小院门口，面前支着个小摊，摆着饮料和烤肠。

“大娘，在这儿住多久了？”“七十年啦，嫁过来就没走过。”她笑，露出几颗豁牙，“以前住的土窑洞，提心吊胆。去年底，一分钱没花，住上这装修好的新窑——下水都通了。”她指了指院里的小仓库：“现在游人多，逢年过节我卖点零嘴，挣点零花钱。”

一条路带火一个村

老人说的从前，村里人都记得。

山路难行，闭塞贫穷，一辈子守着黄河没路走。老一辈有句扎心话：谁家女儿嫁到崖头，就等于窜了黄河——意思是没法活了。小伙子娶不上媳妇，年轻人纷纷外出。王侯平，十几岁就横渡黄河到对岸延川县谋生，凭着踏实肯干在建筑行业闯出了天地。

那时的崖头，有黄河奇湾，有千年古渡，有满滩滩枣，却没有后来。

转机，始于2022年。山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。七十多公里景观大道串联起吕梁群山与万里黄河，沿线古村、古渡、奇湾尽数连通。公路直达崖头村口。

通了路，就通了气。村“两委”借着沿黄旅游的东风，搞网络全覆盖、饮水提质、道路硬化、村容绿化，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，绿植点缀房前屋后。

在陕西延川县打拼的王侯平回来了。他按传统古建风格修缮老宅，仿古石雕、中式院落，古韵悠长。这一把火，点燃了全村的热情。

老窑洞变成了精品民宿。“康养舒适”“亲子时光”“往事印象”“浪漫微醺”——十大主题民宿陆续亮相，石窑土窑保留原貌，卫浴软装全部现代化。2025年，崖头一举拿下山西省首届“最美民宿客栈”评选第一名。这消息在旅行平台上火了。附近的游客们在地图上标了一颗星：崖头，必须去看看。



游客正在崖
头村景点拍照

人都回来了

热闹的另一个注脚，是返乡的人。

贺元红夫妇常年在外打工，如今回来当起了乡村文旅宣传员。她专门跑去甘肃兰州学了直播带货，在抖音上以“村房短住”为阵地，天天给全国网友讲崖头。镜头里她扎着头巾，干练利落，粉丝叫她“山西红姐”。

王云林放弃多年漂泊，跑到山东淄博学的烧烤手艺，回村支起了烧烤摊。黄河红枣、山地杂粮，揉进调料里，风味独一无二。

贺树彩把自家六孔窑洞腾出四间改成民宿，一边经营一边照顾老人，还领着村里每月三千元的管理薪金。

村集体经济盘活闲置农房，统一流转、托管运营，村民分红受益。八名村民常年就近务工，人均年增收超三万元。

“nai头”到“丫头”，改的不只是名字，是一村人的生活。

烟火崖头

夜幕降临，篝火燃起。

文化广场上，转九曲的灯阵亮了起来，游人穿梭其间，火花与灯火交相辉映。戏曲展演的唢呐声还在风中飘，威风锣鼓又擂了起来。陕北说书艺人拨动三弦，黄河戏曲韵味悠长。

贺元红举着手机，直播灯打在脸上，她的声音混在篝火的噼啪声里：“黄河奇石，你们看这纹理，几千年流水冲出来的……滩枣，贡品级别的，就长咱崖头的石吞儿里……悬棺、古渡、烽火台，你们来，我带你们看！”

站在观景台上远望，村子里的灯火与满天的繁星一同倒映在黄河水里，分不清哪一盏是烟火，哪一束是星光。

曾经清冷孤寂的高崖，如今烟火繁盛。

崖头把答案交给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：黄河几千年记忆里最暖的风景，从来都藏在母亲河臂弯中那盏不灭的灯火里。

一声“丫头”，一声乡音，穿过了黄土高原的风，落进了黄河奔腾不息的涛声里。

